

2023年11月26日

星期日

责任编辑:朱洁
美术编辑:邱鹏
校对:马晴春

有奖征文



心里的光

杨依芸

医院,在我儿时的印象中一直都是带着灰色阴影的,那里习惯了生死,充斥着离别。然而造化弄人,害怕这一切的我,长大后竟到了株洲市妇幼保健医院工作。说实话,我的内心有抗拒,但也无可奈何。直到有一天,我遇到了她……

那是六年前,我在妇科上班的第二个星期。周一早晨,医院总是忙成一锅粥,总有那么多人出院、入院,总有数不清的吊瓶要换,也总有一堆麻烦事要处理。我刚帮病人换好床单出来,一个柔柔的声音叫住我:“护士小姐,您好!请问这里是普妇妇瘤科么?”

我回头一看,一个瘦瘦的姐姐站在门口,一双眸子带着笑意看着我。我点头说是的,并问她:“来看病人吗?多少床?我带您过去。”

她笑着回答:“没有,我是来住院的。”

我一下没反应过来所以有些惊讶道:“住院?来我们科室住院?”

她又笑了,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我心里有些堵堵的,看着她消瘦而年轻的面庞,说不出的感觉在心里蔓延。

带着这个爱笑的姐姐走到护士站,主班老师热情接待了她,恰好我的病人需要换水了,我只能飞奔离开。

处理完病房的事,我的带教老师喊我带新病人熟悉环境,我定睛一看,居然就是刚刚那个爱笑的姐姐。接住院卡,我看了一下她的基本情况——卵巢癌,才24岁!我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。这么年轻,这么美好,老天爷真是不公平!

我带她走到她的床位,介绍了病室的基本环境,她细心打探着周围的环境,认真地记了下来。介绍完毕我正准备离开时,她笑着递给我一颗榴莲糖,我摇了摇头,表示了谢意说道:“不好意思,我们上班时间不能吃东西。”

“那你就留着下班吃。别看它臭臭的,味道还不错!”我其实从来不吃榴莲味的东西,但是看着姐姐美好的笑脸,还是默默收下了。

一来二去我慢慢和她熟了起来。她每天早上起来就在病区散步,和我们大家问好,接受治疗的时候从来不曾我们,总是在床上看着书等着,同病室的病友也喜欢她。因为她,肿瘤病房好像少了几分冷寂,多了几分暖意。

上完那周的班,我就要独立管理一组病人了,虽然带教老师依然会帮我,但是心里还是有压力。带着忐忑,我迎来了下一个周一,我特意起了个大早,走到每位病人床旁耐心介绍自己,察看病人的皮肤管道情况。大部分病人都是熟悉的面孔,都带着鼓励的神情看着我,之前的紧张和忐忑终于慢慢得到控制。走到那个姐姐的病室了,她依旧笑眯眯地望着我,当我对她自我介绍时,她轻轻拉住我的手说:“杨同志,你终于踏上革命道路了!我们可就交给你了哦!”病房里很多人笑了,我所有的不安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周三那个姐姐要做手术了,我需要在周二给她做术前宣教。一切说完,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:“姐姐,害怕么?”

她还是笑了笑,然后轻轻点了点头,过了会儿又摇摇头。我疑惑了,停了一阵,她慢慢说道:“怕,倒是有点怕,可怕也无济于事,我们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死,但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心,虽然我明白不一定会好的结果,但是又何必因此困扰我的好心情呢?病魔可以侵袭我的身体,但是侵蚀不了我的心,还有这么多人关心我,照顾我,我有什么好怕的呢?”

这一瞬间,我也终于明白了,我无法选择自己职业,但是我可以控制自己的心啊!阳光来自太阳,但太阳光却驱散了人们心底的阴影,所以阳光不只来自太阳,还来自我们的心。只要心里有光,就能驱散那些灰暗的阴影,也能照亮病痛中的别人。

凉意倏然而至,花草树木逐渐凋零。每每看到这些,我就想起那个笑容比太阳还耀眼的姐姐。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我不会忘记她教我在心底绽放阳光,温暖自己,照亮别人。

征稿要求

- 1.除诗歌外题材不限,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。
- 2.文章要求真情实感,见人见事,不要大话、空话、套话,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。
- 3.投稿邮箱:420918118@qq.com。
- 4.奖项设置:一等奖1名,奖金3000元;二等奖2名,奖金2000元;三等奖5名,奖金1000元;优秀奖奖10名,奖金500元。
- 5.活动时间: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。

散文

草垛子

李文金

草垛子,在老家醴陵乡下,还有一个俗名:秤堆子。

孩提时代,草垛是家乡最常见的乡村风物,如今睽违多年,却已幻化成难忘的乡愁。

早年的农村,草垛子随处可见,可谓稀松平常之物。但在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的秋季,它却是乡村田野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秋风萧瑟,霜露清凉,空旷荒芜的田野,唯有草垛子在田间地头屋檐树旁迎风而立,给秋天的乡野带来无限的生机与无边的意趣。

向晚时分,天空总有成群结队的麻雀,叽叽喳喳,如刮起的一片尘土,纷飞栖落在草垛之上,用脚爪或小喙翻动草梗,寻找未梢上残剩的秕壳或谷粒。

浙沥的秋雨,悄然无声地落入茅草屋顶与草垛之中,感受密匝稻草的温热,化为袅袅的青烟。丝丝缕缕,浮浮沉沉,柔弱而缠绵。

农闲下来的人们,慵懒而困倦,斜倚在屋檐下,家长里短。远处烟雨朦胧中的草垛,似隐若现,如田野中屹立的守望者,也仿佛是乡村邻里对话时的倾听者。

猫儿与狗儿在草垛之间打情骂俏,意犹未尽了,再钻入稻草垛里,兀自安安地睡上一觉,到次日早上再继续杀死怨仇的狗血剧情。

穿着开裆裤衩的小伙伴们,竖指为枪,吼声模拟炮声,各以草垛作据点、当堡垒,藏在草垛子后面,看见“敌人”如蛇出洞,嘴里“噼里啪啦”模仿响声。对面的“敌人”如若配合,便会应声倒下;假如不愿装死,双方往往要闹到近身肉搏,“同归于尽”。

有时候玩过头了,偶尔会有调皮孩子用火柴点燃草垛的意外,在“鬼子

进村啦”的喊声中,熊熊大火把草垛吞噬,火光映红了半边村庄,躲在草垛后面接腰亲吻的少男少女们惊恐万状,撒开脚丫,在田野里一路狂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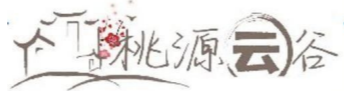
村里般实的人家,会把晒干的稻草运回,在自家牛棚或猪栏附近的草堆里,垒起一个又高又圆的稻草垛。草垛是庄户人家的脸面,谁家的草垛垒得大,垒得高,说明谁家人勤快,谁家底殷实。

垒草垛还是个技术活。草垛中间往往需要竖一根二、三丈长的大杉木,四周铺上稻草把,层层叠叠,密密匝匝,坐得足有两丈多高。稳稳妥妥,风吹不倒,雨淋不湿,看上去既像童话中的城堡,又如守护村人安宁的碉楼。

冬天,老人们喜欢聚集在草垛旁晒太阳,他们背倚着草垛,眯缝着眼睛,一脸乐天知命的安逸。也有闲不住的老人,搬来长板凳,坐在稻草垛边,搓草绳,编草鞋,打草鞋。孩童们则在草垛周围捉迷藏,玩游戏,总是不知厌倦。这时候的小狗小猫,老老实实地贴在主人的脚蹠、鞋帮边,贪恋些许的暖和,任主人怎样呵斥,也充耳不闻。

稻草是农人的衣食父母,是农耕时代的百变神物。翻耕进地里,是来年春天田泥中的沤肥;秋天集束成垛,是一年炊用的柴草;散落在村庄的墙角旮旯,是牛马牲畜喜食的饵料。抱一捆稻草,铺在老人床上的棉絮底下,可储一份寒冬的温暖。编一条稻草鞋,可为亡人的升天之旅,奉上一缕别样的青烟。

人的一生,论其生命的价值,其实犹如稻草的一生。青涩时,满是生长的活力;成熟时,成为沉向向、金灿灿的稻穗;老去后,虽形销骨立,却依然无私地腐作肥料,回报土地,或燃尽自己,为人类送上暖意。



我与桃源洞

钟建春

在还没有桃源洞国家森林公园的时候,在桃源洞还不算一个风景区的时候,我就去过那里。那时,山还是野山,水也很清冽,峡谷特别幽深。珠帘瀑布只听得声音,没路能过去,青苔湿滑,摔过几个跟头后,我就放弃了。

那时应是上世纪80年代初,我们还是学生。只风闻十都乡皮坑生产队上面的大山里,风景特别美。八个少年,骑着单车,说走就走。

山路越来越弯,越来越陡。几个小时的推车、扛车前行,大家疲惫不堪,一路忐忑,直到到了一处深涧峡谷,传来轰鸣如雷的急水落潭声,把大家心里的阴霾一洗而光。

峡谷中,河水时而奔涌而下,时而千折百回,时而成深潭静水。河中、河岸巨石林立,石面上能平躺一人。那一年我们高中毕业,围坐在巨石上,大声呐喊,大声唱歌,诉说着青春的梦想,陶醉在山水间,淹没在急流的轰鸣中。

岸旁发现一排木屋,似是废弃林场,有个农民模样的山人,我们付钱让他做了一顿晚饭,请他腾了间房给我们。房里有一张老式木架床,还有一张门板拼成的床,每张床都满满挤了四个人。我们翻身都没有空间。虽然是夏季,但山里的夜间阴冷如冬。被子单薄,所幸大家能互相取暖。

当夜,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半夜,不知道谁突然尖叫,大声喊痛,大家都吓得惊醒。摸了半天,才摸到那种老式电灯开关的吊绳,把灯打开,急问怎么回事。有同学说,大腿上被什么咬了,把大家吓得魂飞魄散。山里蛇多,莫非钻进被窝咬人了?灯光昏暗,凑在灯下查看伤口,看了半天终于确定作祟的不是蛇,才放心下来。没法睡了,也怕怪物再来咬人,大家都坐起来扯淡聊天,直到睡眼惺忪,才倒头睡下。

谜底第二天才揭晓。山人腾给我们的是一间养蜂的房子。里面放了很多个蜂箱,估计有一只睡不着的蜜蜂,飞到我们床上,听我们聊天,一不小心被卷进被窝。它逃生不得,一生气就下嘴咬人。

生活家

与落叶约会

邹彬

不丰收的秋叶,都定格成了我人生相册里一个又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好瞬间。

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提到“美是生活”,而东方的美学和人生哲学,也都悄悄地蕴藏在“一叶知秋”和“秋叶静美”里。

一树树灿烂的和铺陈在路上厚厚的落叶,遍布地球上的许多城市,不论人种肤色,人类对它的热爱都无出其右,遗憾的是,并非所有的落叶都有被人宠爱的幸运。

生活中从来不缺少美,缺的只有发现美的眼睛。如何把大自然的馈赠变成城市的装饰,既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美学塑造能力,也考验着他们的精细化管理水平。

好在株洲的城市管理者,终于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里,发现并爱护起这份贴近人心的温暖与美好来,给这个工业城市增添了浓浓的文艺气息和人文情怀。

美好也许会迟到,但从来都不会、也不应该缺席。虽然稍微晚了点,但这个城市美丽的落叶景观,终究还是来了。

让我们从忙乱的生活里腾出一点时间,去赴一场落叶的约会吧。

牙疼

朱洁

他还提醒我,左边上下的两颗智齿最好也赶紧处理掉,不然奇形怪状的它们可能影响前面两颗大板牙,这预示着,如果处理不及时,我有可能会需要治疗四颗板牙!

他的提醒让我紧张,但遭了这次罪,不到万不得已,我哪还有再拔两颗智齿的勇气?我只能选择逃避……

这两年,我认真刷牙,遵照医嘱用好牙线,我和我的牙齿们平安无恙,直到前几天。

我发现包裹左上智齿的牙龈深处有些许疼,几天后,右下智齿及前面的牙齿也有点疼了。我张开嘴巴,对着镜子照着,倒是没看到什么明显的窟窿、黑洞,但两年前牙医的提醒又在我耳边响起。

这两天,牙齿越来越疼,疼痛的频率也越来越高,我知道,逃避的期限已到,等待我的又将是一场硬仗。

听说牙齿是人类最坚硬的骨头,但随着我们成长、老去,最坚硬的骨头也会生病。“牙疼不是病,疼起来真要命”这是句俗语,也是体会过牙疼后人类共同的感慨。

我有些庆幸自己活在有牙医的当下,并假想自己是个古人。

如果我是他们,没有麻药,没有根管治疗,没有各种材料,不知会受什么样的罪?但转念又想,古人寿命不长,逝去之时也许还没等到牙齿生病。总而言之,遭受牙疼的古人应比我们要少得多,那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……

我终于和牙医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。这个周末,等待我的肯定是场硬仗。

诗歌

夜间篝火

篝火旁,独立的精神王国
我们说着夜话……

野花悄然进入虚构场景
沉思自浅海边落下
晚霞规划着进入梦乡

都一样,在游人离去的玫瑰花园
我们看着无数月季,蔷薇科目

我望一眼你脸上放出的光芒
篝火照耀,如同月光下……

看到庭院近处一棵树与光的距离

叙事:夜过石鼓书院

夜过石鼓书院,蒸、煮二水交汇处
盛夏味道不一定自江水中来
桥上隐约有钓鱼者

独酌着属于深夜自我的凉意
我不是刻意要练习呐喊
嗓子嘶哑,倦了听风,诱饵入深水

一生必有诸多苛求吗
一字一句,反反复复
剩下真诚的,诉说着喜与愁

见梅记

到了十二月,就开始胆怯
并非因为冬天,梅花在苦寒中盛开
回想过去,青春时期的相遇
像一条鱼熬烧着双翼,热情而隐秘

沉浸在赠予的《宋词三百首》里
贪恋辞藻浮生,悲与欢
时常否定自己喜欢的一种美

以为常呆在湖水边漫步
不会有羞愧,不会有永恒
深知你不会在初写的宋词里离开
你忘记,所有抒怀过的词语
记着一抹微笑和一轮落日

关于美的另类期许

黄成玉

